



新冬能

场外音
Olympic rings

荷兰冰雪文化带来的启示

◆
金雷

冬奥今日看点

宁忠岩冲击奖牌

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今天将产生8枚金牌，中国队宁忠岩将冲击速度滑冰男子1000米奖牌，由上海选手徐晓明领衔的中国男子冰壶队将开启奥运征程。

北京时间明晨，速度滑冰项目将产生男子1000米金牌，宁忠岩与廉子文携手出战。宁忠岩是本届冬奥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的男旗手，这是他第二次征战冬奥会。在北京冬奥会，他获得男子1000米比赛的第五名。

冬奥会男子冰壶比赛明晨开启，中国队将首战英国队。41岁的徐晓明是本届冬奥会中国代表团年龄最大的选手，之前已转型担任教练、技术官员的他，再次为国家队披挂上阵。

今晚，单板滑雪女子U型场地技巧项目将进行预赛，中国队蔡雪桐、武绍桐、杨露、刘佳宇等4名选手登场。第五次征战冬奥会的蔡雪桐曾获得北京冬奥会该项目第四名，本届冬奥会，她的目标是站上领奖台。明晨，单板滑雪男子U型场地技巧项目也将进行预赛，中国队王梓阳、任重硕联手出战，年仅17岁的任重硕是本届冬奥会中国代表团年龄最小的运动员。

本报记者 黄永顺

冬奥会速度滑冰赛场，向观众席放眼望去，到处都是跃动的橙色，荷兰观众占了大多数。速度滑冰是荷兰的传统强项，大批荷兰观众来到意大利米兰，为自己国家的运动员加油助威。

有意思的是，米兰速滑馆看台上，很多是中年甚至老年荷兰观众。两位脸上绘着荷兰国旗的女士透露，她们看冬奥会滑冰比赛已有二十年历史，最早从都灵就开始了。甚至，其中一位在温哥华冬奥会遇见了现在的丈夫，书写了一篇冬奥爱情故事。

年纪更大的荷兰观众，为了展现自己的冬奥会观赛经历，把每一届大赛的徽章都别上帽子，并穿着早年冬奥会的纪念服，将复古与潮流糅在一起，成为看台上的一道风景。当他们为每一名冲线的运动员欢呼时，整座冰场变成了橙色的海洋。

荷兰人为什么如此钟爱冰雪运动？这和他们身处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荷兰境内河道纵横交错，一到冬天，家门口的小河便结上厚厚的冰层，全家老小穿上冰鞋，划着雪橇，轻松穿越数十公里的距离去探亲访友。在水路交叉口，往往有小餐馆提供热豌豆汤供过客暖身子，成为每一名荷兰人的鲜活回忆。

因为人人都会滑冰，荷兰民众每年都会自发组织“十一城巡回”滑冰比赛，即沿着200公里的河道穿越北部弗里斯兰省的十一个城市，甚至连荷兰国王都曾使用假名参加过这项比赛。所以当地流行一句话：只要河面结冰，就能开心滑冰了。

正是这种融入日常的冰雪基因，托举荷兰成为冰雪大国，尤其是在速度滑冰项目上，荷兰运动员整体优势明显。本届冬奥会女子1000米比赛中，两名荷兰运动员上演破纪录一战，最终尤塔·莱尔丹将队友科克在上一组创造的奥运纪录再度刷新并赢得冠军的场景，已经载入冬奥会的历史。

像莱尔丹这样顶尖的滑冰运动员，都是从分布在荷兰各地的450多家滑冰俱乐部起步的，在多达15万人的会员中，水平高的日后进入职业滑冰队，最后通过选拔代表荷兰参加冬奥会这样的顶级大赛。值得一提的是，莱尔丹一路滑来，要与7000余名荷兰国内的青少年速度滑冰运动员竞争，这帮助她磨炼出真正强大的实力。

通过主办北京冬奥会，推行“北冰南展”“西扩东进”的国家战略，冰雪运动在中国已进入普通人的生活，吸引年轻人尤其是广大青少年参与。荷兰经验告诉我们，冰雪强国的基石源自常年形成的社区体验和文化认同，当中国的孩子像荷兰孩子那样，将滑冰视为与骑自行车一样的生活技能，不仅从中汲取快乐，并且借此塑造品格，那时，冰雪运动将真正融入我们的文化血脉。

莱尔丹和科克两位荷兰运动员在冬奥赛场上展开国旗时，不只是庆祝胜利，更是在展示一个民族与冰雪共生的文化自信。这或许是荷兰冰雪文化带给中国最宝贵的启示。

■ 范可新在比赛中
特约记者 钱俊 摄



四朝元老范可新
泪洒现场

短道速滑 是我的一切



终点线并不
陌生。

冰面、灯光、
计时器——这些
场景她已经历了
二十多年。当范
可新参加完自己
在米兰-科尔蒂纳
冬奥会的第一战——
女子500米预赛并晋级四
分之一决赛后，
她的心中还是五味杂陈。
有记者和她的交流，
她终于没能忍住，眼眶泛红、声音哽咽地说：

“短道速滑给了我一切。”

北京冬奥会夺金后，范可新深情亲吻冰面，那一瞬间成为经典画面，曾以为，那是她的谢幕战。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是她的第四届，也是最后一届。时间已经走到这里，她选择正面迎接。来米兰前，她特意染了下头发，黄棕色很自然，“这么多年，白头发长了不少。”

每一段采访，她都停顿片刻，试图收住内心激动的情绪。

从9岁开始第一次踏上冰场到33岁，短道速滑一直都在。童年被训练切割，青春在冰场上消耗，成年后的人生坐标也始终围绕着赛程和周期展开。对范可新而言，短道速滑不是一

项职业，而是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是一种性格塑造。

刚进国家队时，她把自己定义为“冲击者”。“比我强的人太多了，我只能不断去冲击。”她说。那是一段必须向前的时期，没有退路，也不允许犹豫。很快，她变成了被冲击的那个。当世界纪录写上她的名字，她的角色发生了变化。“我变成了守护者。”她说，“要守成绩，也要守荣誉。”在北京冬奥会上，她和队伍一起顶住压力，完成了最艰难的一次问鼎。

到了去年哈尔滨亚冬会，她更是“传承者”。“年轻运动员在冲，我们要做的是把每一步走稳。”她说，“你走得踏实了，这条路才不会断。”

但无论身份如何变化，她始终坚持同一套比赛逻辑，“我一直都是把每一轮当成决赛去打。”她在不同场合反复说这句话，“全力以赴，全神贯注，专注每一圈、每一个起跑。”这是她能控制的全部。

真正难以控制的，是身体的变化，是无人看见时的孤独，“每个运动员都会说坚持很难，但真的只有你一个人的时候，才知道有多难。”她说，“你要在孤独的时候战胜自己。”

站在米兰滑冰馆里，泪水不再只是比赛情绪的一部分，而更像是一种确认——确认这条走了二十多年的路，值得。比赛还在继续，她依然会把每一轮滑完，把每一次起跑做好。

特派记者 陶邢莹（本报米兰今日电）

冰面之外，时间留下的回声

一位中国冰雪迷的八年冬奥路

从利维尼奥的雪场见证谷爱凌摘银，到米兰滑冰馆亲历短道速滑的冲线瞬间，短短两天，中央音乐学院博士生马哈蕊和父亲，在本届冬奥赛场过足了瘾。这个已走过三届冬奥会的冰雪迷，对竞技体育的理解，也在时光里沉淀得愈发深刻。

马哈蕊戴着北京冬奥会专属帽子，上面别满了各式各样的冬奥徽章。每一枚小小的徽章，都承载着她对冰雪运动的赤诚热爱，也低声诉说着一段段独属于她的冬奥记忆。2018年韩国平昌，马哈蕊第一次踏入冬奥会的现场，在花滑赛场，看着隋文静、韩聪完成自由滑的每一个动作，见证羽生结弦、金博洋在冰面上完成那些难度超高的起跳与旋转。那一年，她还只是一名单纯的观众。于她而言，冰雪运动是极致的美，是直击心底的震撼，更是年轻时一份不假思索、热烈纯粹的热爱。

四年后，北京冬奥会如期而至。这一次，她穿上了志愿者服装，默默承担着公共卫生保障的工作。虽然没能听到赛场内此起彼伏的欢呼与呐喊，却在颁奖广场上和志愿者们高声唱起了雄壮的国歌。那一刻，她真切意识到，冰雪运动的力量，不只是存在于镜头中央的高光时刻。

这是她与冬奥会的第三次相遇，也是一段横跨八年的时光羁绊。

“这八年，我看运动员的方式，完全不一样了。”马哈蕊说道。当年，她只为运动员动作的完成度与美感而惊叹；如今，她的目光更多地停留在那些依然坚守赛场的老将身上。“很多和我同龄的运动员都已经退役了，所以当我看到冰场上那些奋力拼搏的老将，既心疼，又敬佩。”

在米兰滑冰馆，“三朝元老”范可新依旧带



这是马哈蕊亲历的第三屆冬奥会
陶邢莹 摄

领着中国队奋勇向前；意大利队的方塔娜更是创下六战冬奥的奇迹。“这些运动员，给了我太多前行的能量，让我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时，也能像他们一样，勇敢地往前冲。”

马哈蕊，只是无数被冰雪运动温暖并影响着的人之一。现场观众的声浪一阵高过一阵，演员关晓彤第一次观看短道速滑比赛，就被现场的激情与澎湃深深震撼。冰雪留给人们的，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观赛记录，而是一种跨越时光、久久持续的回声。冰雪运动的魅力，有时并不在于极致的速度与高度，而在于它如何悄然浸润人心，改变一个旁观者的人生节奏，成为藏在时光里的力量。

特派记者 陶邢莹（本报米兰今日电）



扫码感
受观赛现场
热烈氛围